

國學基
本叢書

孫淵如先生全集

下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如淵孫

(下)

著衍星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8133.1)

國學基
本叢書

孫淵如先生全集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孫

星

衍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

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孫淵如先生全集

平津館文稿自序

予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甚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証。未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嫌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昕嘗愛予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予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微言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鉤沈。宛如創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千秋大業。獨尊藝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岱南閣集。蓋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相如列錦纂組。可以球虞文靖浙庖之失。容作弁言。既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嘗令予作文。論之云。侍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詰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矯作之習。當言而言。當止而止。真有漢人遺法。來文爾雅深厚。氣盛文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獎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始官比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稿。及監司

東魯權臬歷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稿。負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稿。再官東省。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敍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敍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廿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平津館文稿書後

嘉慶十二年冬，秉華謁伯淵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稿見示，皆攷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衰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闢蠶叢而昭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閼難通者，在旁證詰訓，博攷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秉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廩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比也。郇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會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卽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闕寂絕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摺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

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孫淵如先生全集

平津館文稿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伏以周書逸簡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兩楹死有宗子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焉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肇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袞冕蓋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共主而元推啓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璠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謚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履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削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貌宗尊文家所尙況大牢侑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臯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國家化成久遠咸秩無文錫命及河海之神湮祀舉司中之典辟雍特建經石重刊新闕里之聖容頒宗彝爲世守眷言孔宇深繫皇情急宜革嘉靖之陋儀復漢唐之爵號軼百王而定論奮神斷以折衷使生民未有常膺德合仁義之稱

將聖多能。無媿文不在茲之語。臣職有專達之責。位非議禮之官。學溯淵原。詞餘枝葉。因時巡而數典。謹拜表以上聞。臣某誠惶誠恐拜首稽首上言。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睿鑒事。臣竊見功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宋儒章句。不窺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疊舍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御纂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容鑒。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平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尙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尙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通經則通達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邊省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卽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邊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臣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

伏乞聖謨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黌舍。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俞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恭繹聖祖仁皇帝暨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天竄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不受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尤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我國家人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知鄭氏祠墓後裔。確據所在。未便久稽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並請爲鄭康成建立博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憲書立爲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毫無疑義。鄭憲書

已故有弟憲章除查明譜系年貌繕冊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精議

爲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立官十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尙不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數本道駐劄德州體察情形甚爲拮据查有德常二倉徵收濟陽臨邑陵縣德州德平原等六州縣本色並麥改斛尖共米九千五百三十七石零每年額支滿營步甲及運丁月糧倉夫工食造船經費之外約剩米二千數百石不等例于奏銷後委員運通名爲埽倉餘米其應支運費有行月潤耗蓆片及官役盤費車腳等名目共需米三四百石銀三四百兩不等本道查支剩餘米既無定數若遇災緩年分及並無餘剩亦不起運其非京通各倉急需支放之款可知卷查嘉慶三年直隸總督奏請將固安寶坻二處駐防兵丁歲需兵米援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例在于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尙支折色不獨兵情尙苦向隅章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奏

請作爲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滿營官兵共需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餘米給放。尙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鈞案。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精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移咨布政司邱。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精本色。其不敷之數。動撥薊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爲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爲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兼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糴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閱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餘米。運通例需運費各項銀三四百兩。米三四百石。所支米石。按時價核計銀千數百兩。如將此項米石。留存支放。既可調劑兵精短缺。而所省運費銀米。及應支折色銀兩。共五千數百餘兩不等。每年解部。以充公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以詳請具奏。茲奉戶部咨。查該官兵每年應支本色折色餉米。例有專款。其德常二倉支剩濟陽等縣米石。向係例應運通。今該撫請將此項支剩米石。撥給滿營不敷餉米。核之每年運腳等費。固可稍爲節省。而京倉額米。卽短收二千餘石。天庾正供。未便顆粒短解。其應將何項米

石籌撥抵運之處。該撫並未議及等因。遵查德常二倉運通支剩米石。每年原無定額。如遇災緩及無餘剩之年。並不起運。是京通各倉。原非必需此項米石支放。究與天庾正供。例有定額。顆粒不能短解者有間。且改放滿營本色。卽屬正項支銷。既爲節省運費起見。則解通餘米。似可毋庸籌撥抵運。又奉部咨。據奏稱此項米石。一遇災緩之年。並無支剩。是該官兵應支餉米。又將何款支給。該撫亦未詳悉聲明。況據稱該官兵餉米。除支此項本色外。仍有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積存薊米。臨時撥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薊糧。向例留貯二萬八千餘石。作爲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薊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薊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敘。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劃。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薊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儘撥一年薊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薊糧。遵奉乾隆三十年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爲常平之用。或直省間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薊米。並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米穀三萬餘石。又本年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九萬四千餘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精。計每年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支兵精本款。亦不致卽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名儒擢升相位。海內想聞風采。然君侯夙夜密勿。所以格君心遠權勢者。非中外之所窺測。或責望君侯。以爲位高無言。則非知君侯之深者也。仲舒叩頭死罪。以爲揀弊之道。當視世務之所急。今上廣求賢之路。而有司不能興廉舉孝。或所舉非人。由樹人之未有素也。選舉之法。可以得常士。不可以致異人。古者庶官無曠。庠序旣設。猶求夢卜之賢。躬吐握之節。今朝廷德望無踰君侯者。誠天下士之所傾心。開閣延之。與參謀議。萬一有所裨益。且使據經守古之儒。通達朝章國典。異時授以方任。庶有少知治體之人。而變亂舊章之風自絕矣。上至聰明。君侯宜輔之以上仁。五常法五行。而仁最貴者。仁爲天德。又爲易之元。春秋之春。故仁以安人。義以治我。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詰屈在下。仁以寬容爲量。不以苛察爲明。是以王者闢四門。明四目。而用冕旒蔽明。統纁塞耳也。竊惟春秋之義。緣人情。赦小過。君侯職調陰陽。當思宏大體。布被脫粟之行。以之自處。則約以之格物。則隘。恐矯詐之俗由此成。人情所不能堪。或倦而變本。皆非適中可久之政也。方今郡國無大姦慝。而繡衣直指之使。縱橫於外。或嚴刻株累以成獄。或受諸侯金爲之游說。長吏虛帑藏以供億。積貯之事。更不可問矣。猝有天災不測之患。何以爲守。考績之典。考其所積也。限以三載。唐虞三代之所以飭吏治。今或任毀譽而廢考功之法。真僞雜糅。朋黨競起。官僚救過不暇。送迎交錯於道。胥吏因緣爲姦。君侯所言政弊而不行。

令倦而不聽。職此之由。誠能請上慎考課之典。使外吏久於其任。或有殊績。就而加秩。則牧守得自爲政。而民知畏愛其上。可以懲姦起廢。而惻怛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轉移風化之政。莫大乎此。仲舒早衰。將退而侍親。以君侯之知契。令歸教於鄉里。草澤之士。有慕効而稽古。亦爲國樹人之一端。徒役役素曠。無謂也。君侯問考功名法。則在仲舒所爲繁露書第二十一。再拜君侯足下。

復王少寇昶書

謹復。前在吳門有札寄呈。昨聞吾師南歸。又有札附江寧許太守轉達。想俱不致浮沉。頃奉手示。承記注殷拳。並稱星衍明堂一篇之善。感媿不可言。吾師向欲補禮圖。考究古溝洫開方之法。近知於明堂故實。蒐錄百數十條。觀其所聚。當有創獲。星衍所爲明堂圖考。正擬如今工部作紙樣者。出而示世。明堂之有永巷。及有宮垣。及靈臺。卽臺門。辟雍水在宮垣之外。自星衍發之前人。竟未之及也。考工記與月令呂覽並無異義。前人疑九室十二堂不同。豈知九室之四隅室。一室有四戶。則可兩向視朔。但置屏於一戶兩牖之間。以聽政耳。四隅室卽是左右个。合而言之。則九室亦爲十二堂。五室之名。太廟以置五帝配祖宗而名之。非別有太廟。考工在國中者。謂宗廟路寢。鄭注禮緯。在辰巳之位者。謂明堂所以國中與郊外同制。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是古天子廟及路寢。皆九室。仿井田爲之。故有永巷。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此也。國中之明

堂有高寢及左右路寢在其後。謂之三承明。見說苑修文篇。郊外之明堂。有周廬以爲齋宿息從官之地。秦之宮室。因諸侯之制。故無九室交道。漢高承而不改。至漢立明堂。不置宮垣。又不設周廬。辟雍水周明堂。而不周宮垣以外。此其不合古制也。星衍考之古經義。自相符合。後人誤解之。誤讀之。故以爲不可通耳。安得與吾師聚米言之。世人又疑明堂之可不必立。以爲此特好古之過。不知古者大禘。不可祭祖宗於郊。又不可祭五帝於廟。必有明堂。合五帝祖宗而大享之。天文太微南宮有五帝座。禮緯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謂庫樓象靈臺。此應天也。九重至深邃。千八百國及四裔來朝。從官無所安措。故於郊立明堂。闢門而示之信。設辟雍以辟非常。合天祖以昭其敬。又養老習射教學。縣象詢萬民。亦不能聚士。民老弱行禮於深宮之中。故於明堂使之環橋觀聽。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虛文乎。堯闢四門。使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必是明堂。若在九重。則道回遠。亦何能擯四門。明四目。古者享帝於郊。而寒暑節風雨時。明堂法天則地。按陰陽五行。祭則鬼享之。先王絕地天通之學。在於是。周衰不巡狩。諸侯不朝。是以明堂之制不明。王肅與鄭學爲難。廢五帝之祀。後世遂疑明堂之設。爲好古虛文矣。通經之儒。不可不思古人制作之意。誠如吾師之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無用之典制。不必學也。言不盡意。可與知者道。秋間作吳門之遊。當與吾師商訂明堂樣本。及訪孫子蒙耳。家居有斷炊之患。人事雜遝。幾廢學殖。無可告吾師也。謹復。

呈安徽初撫部書

頤園前輩大人閣下。前因旌節東來。適值催漕濟上。未能迎候道旁。當遣奴子探投蕪棗。接奉手諭。知蒙鑒入。獻歲發春。伏稔鼎祉增新。鴻禧茂集。拜臺省平章之命。晉東南節制之階。翹企龍門。載深鳬藻。本道辦理新漕一切。自身刻苦體恤下情。幸值年歲有收。軍民俱爲寧謐。惟尋章摘句之儒。濫竽一路。已爲過分。尙祈老前輩指示立身行政之要。俾有遵循耳。安徽通志。年久未修。原本亦未爲典要。得名儒駐節。政成多暇。或可商榷興修。招集畢恬溪諸人。董理其事。亦爲盛舉。又顧寧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顧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倘其言有關良法美政。一時卽未能行。後人踵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法。因恐州縣出入浮僞。不能察吏。遂致採買平糶之事。十數年不復舉行。倉穀空虛腐朽。一有偏災。將何賑給。推原其故。皆由報糧價不實。以至隔閡難行。糧價少報。則例價旣不能請增矣。而平糶時又不能以穀價昂貴入告。米值市價每石三四兩。例價不及其半。舊時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原因備地方荒歉。不妨借民力以濟民。今則紳士富戶。旣少踴躍急公。媿陸任